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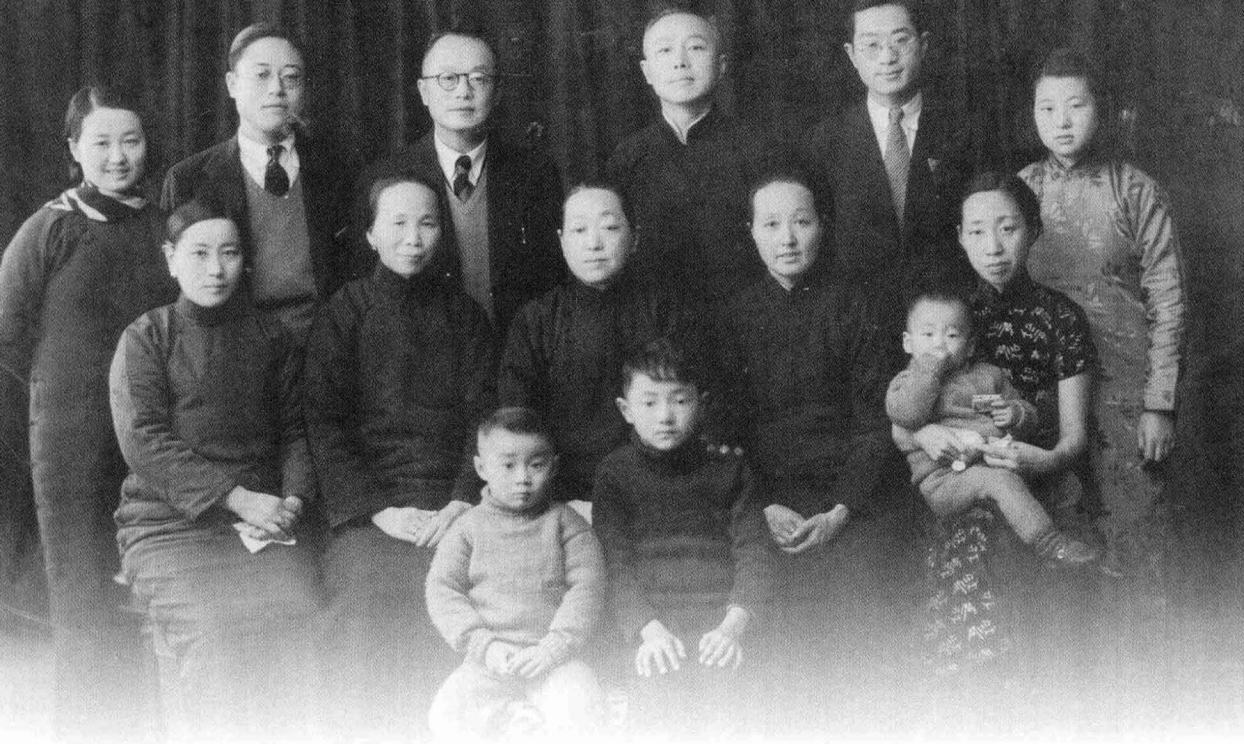


毛健全◎口述

洗馬塘

毛家一百年的故事

毛氏家族历经百年的沧桑变迁，
始终恪守“喜实恶假，爱惜年华”的祖训，
留下“大哉吾师，巍巍昆仑”的家族美誉。



洗馬塘

毛家一百年的故事

毛健全◎口述
林家品◎撰写 吴舒◎资料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洗马塘 / 毛健全口述 ; 林家品撰写 .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2013.1

ISBN 978-7-5391-8387-9

I . ①洗… II . ①毛… ②林… III . ①传记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4549 号

洗马塘

毛健全 / 口述 林家品 / 撰写 吴舒 / 资料整理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张 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64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8387-9

定 价 58.00 元

自序

毛健全

2004年10月，在我父亲去世二十周年、母亲去世三十周年之际，他们的学生聚集蔡家关，在我父母亲的墓前用黑色花岗岩立下了“墓志铭”、“怀念”两块纪念碑。“怀念”中有“磊落一生辞世去，阴阳两界思绵绵”句，“墓志铭”的结尾则是：“大哉吾师，巍巍昆仑。”

2007年9月在我父亲诞生一百年之际，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为其举办“追忆历史，弘扬师德”纪念大会。学生们为其出了《纪念毛国琦教授诞生一百周年文集》。

我的父母既不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也不是出生入死冲锋陷阵的英雄；既非出生名门望族，也不是达官贵人，更非院士大家。他们仅是一辈子执教的普通老师。当我听到、看到我父母的这些学生（大都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呵），还对数十年前教授过他们的老师那样地热爱、那样地崇敬，将我那一生从教的父母喻为巍巍昆仑，我感到无比震撼。“阴阳两界思绵绵”之情义，令我涕下不能自禁。

2008年11月我的学生为我举办了“从事地质环境工作五十周年”大会，编辑了我的学术论文集，介绍我的学术成就，特别盛赞我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关爱学生的师德，使我深受感动。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良师才能兴国。

百年来，我们毛家四代教师经历了三朝五代，历尽沧桑。我的曾祖父毛少远是清朝的私塾先生，祖父毛东屏也是清末的私塾先生；二爹爹毛北屏是中学老师，后留美归国后也任过中学教师、校长、大学兼职教授，外祖父刘凤池当过中学老师、师范学校校长；我的父亲毛国琦和母亲刘毓芳天津南开大学

同学,1933年大学毕业,一辈子从事教育,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大哥毛健雄系清华大学教授,大嫂吕维是清华大学副教授,五弟毛健林贵州大学教授,弟媳李毅贵州大学副教授,我是贵州工业大学教授,爱人崔淑萍与我同校为副研究员。我的大女儿毛映岚也曾任大学任教。我们毛家几代教师的亲身经历,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曲折人生、爱恨情怀、百折不挠的敬业精神,折射了中国百年历史变迁。

在这百年变迁中,我们毛家又不乏传奇的命运和故事,如我二爹爹一介教书先生却当过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主事,三爹爹毛西屏曾是孙中山少年营营长,外祖父当过黑龙江省参议会副议长,在“中东路事件”中为军阀万福麟杀害;我父亲创办抗战时期有名的中山中学班,与我母亲同学恋而结为伉俪、一辈子相濡以沫,大哥大嫂和我夫妇及五弟夫妇亦为同学恋、有情人终成眷属且风雨同舟;大嫂吕维的父亲曾是贵州大学教授和教务长,后为农工民主党宣传部长,“文革”初被迫害而死。二哥毛健为自幼参军,后为外科医生。妹毛健能为贵州女排队员、教练……

2008年底,我发现右臂抬举困难,经到数家医院多方检查,名医诊断,2009年7月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如晴天霹雳。我想趁我还能行动时,抓紧时间撰写“百年沧桑”,得到爱妻崔淑萍的全力支持,我们共同拟订写作提纲,联系亲友汇集资料,进行调研,并于11月写出部分初稿,发送兄弟妹听取意见。女儿们对此事大力支持。当年底,邀请兄弟妹全家到深圳聚会,热议此事,大家一致赞同,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家族史、教育史,而且是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轰轰烈烈、变幻莫测的百年历史。因为其中有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乃至鲜为人知的事件,不但能让年轻人了解过去的教育、学校、老师、学生,不同时代的人生,还能让历史爱好者、写作者得到在正史上所不能得到的一些史料,知晓昔日的一些规例、民俗风情、平民人士的生存、奋斗状况、机遇的之所以偶得、时势的必然造就等等。鉴于我病情发展,虽积极治疗,但医学界对该病尚未找到根治的办法。我的四肢功能逐渐减退,写作实难完成,我的夫人在后期帮助我回忆、打字、撰写相关部分,大女婿吴舒主动请缨,先后奔赴中国第二历史博物馆、江苏、安徽、甘肃、黑龙江、贵州省档案馆、图书馆及庐山、合肥、南京、贵阳、清镇档案馆,查找到大量第一手

资料，编写了大事记和年表等。承得林家品先生的最后撰写，完成此书，了我心愿！

在编写过程中，我的大哥毛健雄、妹毛健能、弟毛健林均撰写相关部分；表叔李广涛、堂妹毛巽、表弟魏特、表妹魏敏、陈惠敏、侄女毛映阳等提供相关资料；父母同学的女儿谷启南、三爹爹同事的儿子万先俊等提供资料；父母的学生谭绍凯、黄威廉、丁廷模、龙永图、杨龙、李崇智、丁章、杨谨、唐绍禹、庄培德、郑会岳、徐国定、高莲东、杨瑞芝……等撰写回忆文章；父母同事许先华、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清镇一中等提供相关资料。一并致谢！

此书能得以完成出版，还得感谢我的女儿毛映岚、毛安琪、崔晶晶的鼎力支持！

烟云历史，逝者斯夫。大哉吾师，巍巍昆仑。

2012年7月22日于深圳寓所轮椅之上口述 贤妻淑萍操笔记录

目 录

CONTENTS

自 序

开 篇

- 一 从兄弟“铁血军”说起 2
- 二 洗马塘与祖训 5

第一部

- 一 同为包办婚姻，一个惬意，一个懊丧 10
- 二 北京，与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同学；合肥，“五四”战友 17
- 三 一张旧报纸，改变毛家命运 22
- 四 南京号邮轮，邂逅张闻天 26
- 五 底特律，初识程天放 31
- 六 掩护共产党亲戚；保释狂人刘文典 38
- 七 1929年，他便提出职业教育之重要；从中职校长到安徽水灾救济委员会视察员 48
- 八 昔日的孙中山少年营营长被裁员；患难中的友情 52
- 九 出任驻德国大使馆主事；至交蒋百里 60
- 十 邀请武术名家陈子正，开黑龙江学校武术教育之先河 73

十一 “江省” “五四运动” 第一人	77
十二 状告督军省长“大飞喜帖、广收厚礼”，遭追杀亡命天津	86
十三 报国夙愿未竟，惨遭军阀毒手	90
十四 勘正溥仪的不实之词	92

第二部

一 天无绝人之路；得清寒优秀学生奖学金	98
二 欢迎孙中山，目睹宋庆龄芳姿；参加中山先生追悼会	102
三 和郭沫若、鲁迅通信，与曹禺同为校友；师从“桂冠诗人”陈逵	105
四 柳下池旁，月光如水	108
五 徐悲鸿赠画：一只公鸡、一只母鸡和五只小鸡	116
六 庐山婚礼；信奉基督教	119
七 “健”字辈的由来；与浙大校长刘丹	126
八 留美未成行，逃难大迁徙	131
九 战区教师服务团；贵阳团聚，几定“终身”	139
十 清镇，中山中学班创始人	145
十一 南明河畔，西河山庄	159
十二 中国四大“名中”之国立十四中	172
十三 打渔寨·异国婚恋	180
十四 桐梓·坟园·娄山关	185
十五 遇恩师，与贵阳师院结缘	193
十六 云贵高原上的“工合”	196
十七 兰州，谷正伦；高一涵	202
十八 青年军，青年中学，“上校”教师	208
十九 第一个未留洋的英文系主任，一个人打七份工	211
二十 三百万元买不起一个烧饼；教授停教闹饷	214
二十一 手榴弹丢进校园，TNT进了家门；师院“护卫队”	219

第三部

一 十二岁从军，冒名顶替	226
二 文工团长；“忠诚老实”运动；“纸老虎”和“真老虎”之争；英文系主任成了俄语系主任	236
三 照壁山·“老虎”；家庭开支流水账免难	241
四 九个月的牢狱之灾，换来“不是反革命”的结论	247
五 引蛇出洞；管住嘴巴，躲过一劫	256
六 庐山之恋，生死悲剧	261
七 靖本《红楼梦》；迟来的哭泣	269
八 长三奶奶、矮三奶奶和她们的女儿	279
九 进校先唱“跃进”歌，入园只闻“炼铁”声	285
十 “国际间谍”、“许毛黑帮”	296
十一 寥落悲前事，支离叹此身	310
十二 应喜溪边得小楼	319
十三 黄平十年；PC孔子学院	332
十四 清华结缘，人生至福	344
十五 大哥的热能，迟到的春天	354
十六 同学恋，崔先生	361
十七 秦天真、达昭、罗绳武、朱厚泽（贵州工学院之初建）	374
十八 图书阅读的差距	389
十九 “天下第一神石”；十九台水泵都抽不完的水；蔡家关请缨，“正合吾意”	397
二十 从“地主系”到“危机系”再到“吃香系”	411
二十一 温泉之都；“外交部长”	417
二十二 基金会义工	436
二十三 霍金那病	444
二十四 重回洗马塘	450
参考文献	454
后 记	455

Begins

开
篇



一 从兄弟“铁血军”说起

清宣统皇帝溥仪登基的第三年,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武昌起义的旗帜是:铁血十八星旗。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十一天,焦达峰与陈作新率湖南新军最先响应武昌起义,攻占长沙;又半月,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旋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南京光复的当天,相继宣布独立的湖南、陕西、江西等十四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民国元年到来。

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接到一个报告,大意云,……鉴于时局未稳,反动的清朝皇室和若干封建余孽仍思恋栈挣扎,革命尚未彻底胜利,决不应轻敌。故请允鸿仙前往江淮招募健儿,组织铁血军,加以训练,准备北伐。

这个报告中所说的鸿仙,即范鸿仙。

范鸿仙,名光启,1882年生于安徽合肥北乡杏店村,1906年参加同盟会,1909年5月协助于右任创办著名的革命报纸《民呼日报》,常以“孤鸿”为笔名,发表时事评论文章。孙中山曾赞道:“范君一支神笔,胜十万雄兵。”时被选为江苏省参事会会长。

孙中山批示同意。

范鸿仙辞去参事会会长,立即动身,振臂一呼,响者云集,五千多健儿齐聚麾下,组成了铁血军。

铁血军由范鸿仙任总司令，下辖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设三个大队。第一支队长朱介荪，大队长毛西屏、程芝仙、朱子明；第二支队长龚振鹏，大队长刘焕文、徐宝庭、阚南溪。司令部文书毛北屏，军需殷之辂。铁血军开进南京，分驻安徽会馆、淮军公所、安庆会馆等处。

这铁血军文书毛北屏就是我的二爹爹，第一支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毛西屏是我的三爹爹（按我们家的叫法为二爹爹、三爹爹）。司令范鸿仙则是我的合肥老乡。铁血军健儿皆为皖北人，是一支安徽子弟兵。

我曾祖父名叫毛少远，安徽合肥洗马塘人，私塾先生。毛少远生有三个儿子：东屏、北屏、西屏。长子毛东屏即我的祖父，生于1878年，承继毛少远的私塾“事业”，可谓“正宗接班”。二子毛北屏，字保恒，生于1889年1月24日；老三毛西屏，字保乾，生于1891年。毛保恒和毛保乾参加铁血军时，一个二十二岁，一个刚好二十。

就在二爹爹和三爹爹参加铁血军这一年，我的祖父毛东屏去世，年仅三十三岁。据说祖父得的是肺结核病。当时还没有肺结核这一说，乡人只知道咳嗽咳得出血是癆病；得了癆病，几同于绝症。

祖父去世时，我的父亲毛国琦才满四岁。

1911这一年，于中国来说，是改天换地的一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几千年封建皇朝的终结；于我们毛家来说，毛氏兄弟经历了一场从手足离别到投笔从戎的跨越。老大毛东屏因肺结核不治早逝在先，老二毛保恒、老三毛保乾在痛悼兄长早逝后，毅然参加铁血军，不惜以身许国！最为难的还是我那曾祖父母，长子逝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其悲痛之情可想而知。丧事刚了，老二和老三又投笔从戎，去当兵打仗，凶险难料！

我曾祖父母虽然知道老二和老三去当兵是件极为凶险的事，但我曾祖父这位私塾先生更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曾祖母费氏（在我曾祖母这一代，女人尚无自己的名字，她姓费，若写其名，则是毛费氏）尽管连自己的大名都没有，但也知道生儿当为国效力。两个儿子此去是男儿英雄之举。故而两位老人除了叮咛再叮咛，“儿啊，两兄弟要相互照顾！”“儿啊，到了南京就赶快捎信回来！”……强忍泪水，送老二老三上了征途。

这一年，我那老年痛失长子、继而送二子、三子从军的曾祖父母，一下子老了十岁。

.....

从我祖父去世、二爹爹、三爹爹参加铁血军到2011年，整整一百年。从1907年我父亲出生至今，则是一百零五年。一百年来，从我曾祖父这位私塾先生算起，到我这一代，全是教书先生。我们毛家四代知识分子，经历了清末、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本书要讲述的，就是我们毛家四代人在三个时代中真实、平凡而又独特、不乏传奇的命运和故事。

以我的二爹爹而言，他从参加铁血军到上北京求学，与后来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的父亲、著名数学家杨武之成为同学、同事，且两家曾同住一处；他获得公费赴美留学却又不得已而在底特律打工，与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程天放相识，得到程天放的赏识、眷顾，却又数次掩护共产党亲戚；以当面骂蒋介石而“一骂成名”的狂人刘文典被拘押后，是他领衔保释；他曾任驻德国大使馆主事，与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成为至交，却又辞职回国继续当他的教授……三爹爹自铁血军大队长到孙中山少年营的营长，与孙中山的集体照“全副武装，佩着长剑，非常精神”；曾在于右任任院长的民国政府审计院就职，却又去了安庆电灯厂、河南安阳煤矿“打工”；他曾经历包办婚姻，抗争后所娶之妻却是一位落入风尘之女……

我父亲四岁丧父，十二岁就参加“五四运动”……创办抗战时期有名的中山学校中山班——清镇中学，参与创立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外语系……我母亲刘毓芳十九岁时，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刘凤池——黑龙江著名爱国志士，被军阀万福麟杀害，经济来源断绝的她，却不但完成大学学业，而且负担弟弟上学……这两个没有父亲的青年同入南开大学、同在一个班，最终结为伉俪；他俩曾聆听鲁迅的演说、张伯苓的报告，与鲁迅、郭沫若等通信，与曹禺同为校友，结识徐悲鸿并获赠画作，参加抗日战地教师服务团……护校迎解……一辈子忠诚于教育事业的父母，在新中国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却备受磨难，涉险“闯关”，几至于丧身“文革”……

到了我这一代，我和我的兄妹、堂兄妹等，又有许多平凡而又不乏传奇的故事，如我的大嫂吕维，为晚年毛泽东读过历史，因工作关系接待和认识了很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像陈伯达、康生、江青和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也有吴德和汪东兴等同志。等等等等，乃至我这个从“红色少年”到从事地质环境五十周年的老教授，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皆如实道来，不打诳语，不为尊者讳。为了确保所述真实，我的大女婿吴舒历经数年，

北上南下，遍访与我的叔祖、父亲有过来往尚健在的有关人士，请他们回忆，录音备用；重游我叔祖、父亲曾经的故地，又去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查找有关资料，凡有所关联的，或复印、或抄录、或原文拍照。如得知台湾出版有程天放的回忆录，不惜以重金购回，其中果然写有我二爹爹在驻德大使馆任主事的一些情况。仅他所搜集的资料，就重达数十斤。

我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且患有绝症怪病，回想我们毛家四代的经历，不能不思绪万千，感慨吟曰：百年光阴瞬时过，历朝弊政堪泣洵；人生何须叹蹉跎，“喜实恶假”尊祖训。

二 洗马塘与祖训

在正式讲述之前，读者肯定会有一个疑问：毛家曾祖父仅仅是个私塾先生，家境贫寒，何以其后人多成为大学教授、专家学者？没有钱，怎么能送儿辈、孙辈上学？不错，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我们五兄妹中有三人是教师，我们的祖父、外祖父这一代人也是教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我曾祖父在世时，我曾祖母、我父亲、我那守寡的祖母，还有二爹爹一家和三爹爹，这个大家庭就靠他执教私塾养家糊口。每到年关，全家人都等着曾祖父把在私塾教书得的束脩（工资）带回来才能过年。一大家子人住在三间茅草房内，家境确是十分清寒。

而我那当私塾先生的曾祖父，在我父亲十三岁时亦去世。

曾祖父去世后，我们毛家三代人之命运、之成长、之所以取得些成就，和时代风云紧密相连，期间有个人奋斗，有机遇，亦有时势所为。一言难尽，还是听我慢慢叙来，读者自可从中得出各自的理解与答案。对于我们毛家自身来说，有一条立身原则，那就是我曾祖父的祖训。这条祖训，就是我在前面说的：“喜实恶假”。有一个人最重要，那就是我的二爹爹。



二爹爹像(1939年贵阳) 三爹爹像(1939年贵阳)

先讲“祖训”的由来。

1912年2月17日，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农历大年三十。

大年三十这天清早，安徽合肥城东洗马塘一个茅舍内，走出了两个老人。这两个老人冒着寒风，相互搀扶着，往十多里外的合肥城走去。

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忙着在自个儿家里准备团年，他俩还赶到城里去干什么呢？

路上少有行人，两位老人在寒风中显得额外孤寂。显得额外孤寂的老人大清早往城里赶，是要去实现生平的一个愿望，那就是照张相；两位老人的心里却又有点忐忑：那照相，究竟是怎么个照法？只听说照相那东西奇，能把真容留在纸上。

这两个从洗马塘走出来的老人，就是我的曾祖父毛少远和曾祖母毛费氏。

洗马塘这地名有个来历。众所周知，合肥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曹魏和孙吴大战合肥，《三国演义》里“张辽威震逍遥津”，曾令东吴夜哭的小孩只要一提起张辽的名字，立即止啼。而据清《嘉庆合肥县志》载，合肥城内水系有两道，一是九曲水，一是金斗河。在德胜门内的九曲水，汇城西诸水东过回龙桥、永乐桥、会仙桥、聚仙桥，再北折过升仙桥……至藏舟浦入金斗。那回龙桥，传说就是三国时曹操与孙权“相持至此回节”，故名。从升仙桥向东走数百米，就是如今的省政府西围墙，而其墙基下及墙南侧则为洗马塘，传为三国时曹兵洗马处。

洗马塘当时散居着数百户人家。在这数百户人家中，有着关于洗马塘的又一个传说，非曹兵洗马，而是曾有一匹神马从天而降，于此歇息自浴，浴后长啸而去，不知所终，正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这天马洗浴之处，自是好风水之地，故后来成为居民之所。这好风水虽然没有给居住村民带来大的财运，却似乎有文星高照：私塾发达，学风甚炽。

大清早从洗马塘走出来的曾祖父和曾祖母之所以没在家里等着吃团年饭，是因为家里那团年饭是“团”不齐了的，他们的二儿子、三儿子此时尚在铁血军，那仗究竟会不会打，究竟打起来了没有，不知道。反正是凶险！大儿子即我的祖父则过世不久，家里剩下的全是老弱妇孺。当然，老弱妇孺在一起也是要过年的，但老人思儿念儿担心儿啊！没有儿子在身边的团年饭，再怎么“团”也是“团”不出滋味来的。

我曾祖父在当地是有一定声望和学识的人。他在自家开馆招生教学，也就是开门馆。合肥的私塾十个月为一馆，一般是农历二月初开馆，农历年前结束。鼎盛时期，合肥有上百家私塾，每家一般有学生十几人到二十几人不等；幼童初进私塾，先习坐，习静，认字干，然后集中识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韵语读物。私塾学生在每年上学期间，逢清明、端午、中秋三节，给老师送礼；所送礼钱就是老师的收入。也就是老师靠束脩生活并养全家。收的学生多，束脩自然也多。可随着新学渐兴，读私塾的幼童越来越少，收入自然也大为减少。曾祖父所开门馆已难以为继，他知道，闭馆是迟早的事。教了一辈子书，眼看要闭馆，对曾祖父这个争强好胜之人来说，心中又多了一种苦涩的滋味。想到自己年过花甲，未能给儿孙留什么钱财，留个影像总是可以的。而且，他已写好了一段话，同样要留给儿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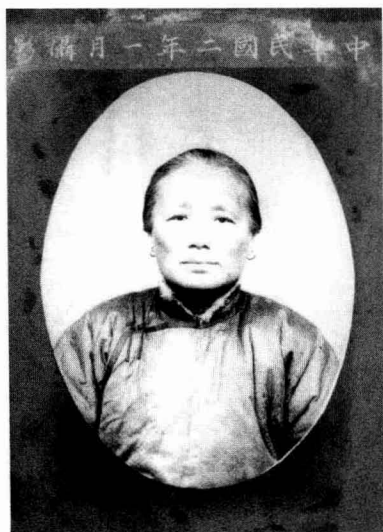
此时清廷刚亡，民国甫立，南北局势，剑拔弩张，但合肥城古楼桥的西大街，依然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几天，刚刚引进到合肥的照相馆生意更是应接不暇。

我曾祖父和曾祖母走进了西门前大街上的留真照相馆。

留真照相馆李老板一见两位老人，忙喊里面请、里面请。但他又觉得有点奇怪，来照相的两位老人都特意穿上了过年新做的棉袄，私塾先生还戴了顶礼帽，可那礼帽下露出的头发却老长，脸上的胡须也老长，头发胡子连在一起……



曾祖父毛少远



曾祖母费氏

曾祖父看出了他的意思，说，本来想要剃头刮胡的，可剃头铺没开门，将就、将就。李老板，照吧，照吧。

“好咧！毛先生，发财发财，这就照啦，坐好、坐好，看着这里，哎，老人家，好喽！”

曾祖父照完，曾祖母坐下也照了一张。

“李老板，这相就照好了？！”

“照好了，毛先生。过几天你老人家就来取照片。”

曾祖父又说，这相片照好了，不知能不能将自己写的一段话“刻”到照片上？

李老板说，没问题，毛先生你老人家学识渊博、门生遍布，不知写的是什麼妙言佳语。

曾祖父便将自己写好的一张纸条交给李老板，上面写着：

“尔是何人，我曾识尔；幼读诗书，喜实恶假；到老无成，只咎自家；劝勉儿孙，爱惜年华。”

落款为：少远主人。

这张照片，是我曾祖父生平第一张，也是曾祖父留给毛家后代唯一的一张照片。同时，留下了这条毛家百年祖训：喜实恶假，爱惜年华。